

四姊妹

五幕悲喜劇
方君逸著

光明書局印行

劇喜悲幕五 妹 姊 四

著 逸 君 方

中國民國卅二年三月初版發行



四姊妹（五幕悲喜劇）

實價

著者 方君逸

發行者 光明書局

印刷者 光明印刷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 光明書局

分銷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劇中人物

父親

母親

秀蓮

秀芳

秀華

秀蓉

姑母

伍懷遠

趙靜生

張龍云

張霖云

王德發

夏桂英

米店老闆

靜生的父親

男僕

男女賓客們

全劇發生在長江流域某小城市

原书空白页

第一幕

佈景：普通人家的小客座。看得出屋主困于資，但仍保有書香門第的風度。

這客座雖小，却兼有客廳，書房，休息室等等用途，因此放着桌，椅，茶几，書桌，書櫃，躺椅及其他雜物。不過佈置得倒相當整潔而且確如其份。

迎面是一列木格玻璃窗，窗外庭院的景物一目瞭然。靠右有門通出入。

左前有門通內室。

窗外有走廊，是戶內外的通路。

冬天的一個下午，從玻璃窗看去，外面正飄飛着漫天的雪花。

幕開的時候，秀華，秀蓉和她們的同學張露云正在練習她們學校游藝會的一齣話劇的劇目。她們將幾樣東西作為劇中道具

代替品，並將被單掀起，作為門幕和背景。

秀華，十八歲，一個活潑而帶有粗野性的女郎，像男孩子一樣健壯，爽直。秀蓉是她的妹妹，嬌小玲瓏，和她的姐姐不同，胆小而羞澀。至于張露云則是個熱情的瘦長女郎，和秀華同年，不多說話，忠厚而堅定的樣子。

華

（即秀華着男子裝）不，不，（對張）要更兇一點（張做一個不够兇的臉色），更兇一點！唉，眉毛，眉毛向上，（張眉毛向上）嘴張開，張大，儘量地張大，還有鬍子！（張揚眉張嘴，用手摸鬍鬚，成功一副可笑的形象）你怎麼了？要做出兇狠的樣子來啊！

云

（恢復原狀）啊呀，我做不來！（頹然坐在椅子）這太難了。

華

不難，不難！（拉她起來）再做一遍就行了！（張只好又做）

華 唔，對了！眼睜大，一手摸鬍子，對着秀蓉看。看啊！——秀蓉！

蓉（即秀蓉）（畏怯地坐在一邊，手裏抱着一隻小花貓，正在撫弄。聽見她姐姐叫她名字，一時不知所措）怎麼，我？

華 站起來，（見她坐着）你又坐下來了？爸爸要打你了，你不怕？

蓉 爸爸？

華 吶，戲裏的爸爸，知道嗎？他曉得你有愛人，他罵你，又要打你，你要做出害怕的樣子，渾身發抖！（自己做個樣兒，蓉照她的做去，但總忘不了手裏的那隻小貓）

華（又轉向一直站在一旁的張）向她走過去，張驚云！啊！剛才說過，你的嘴又閉起來了！張大，張大！越大越好！（張張嘴）叫出聲音來！（作勢）啊——

云 啊！——（大概因為張得太大，吃了一口風，接連打了兩個噴嚏）啊——味！啊——，味！

華 這是什麼？——也是戲上的？

華 不，——好，這場就算過去了！下面是（對

張）你走過去！舉起手來要打她，然後（對蓉）你就逃，逃了兩步，看見她還在後面追，于是就跪下來哀求，嘴裏叫：「爸爸！」就是叫他饒恕你的意思。

蓉 呀，還要叩頭？我——（微露不樂意狀）

云 你不叩就是，改做鞠躬好了！（對華）編劇導演，你的意思——

華 不行，還是戲上規定的。

蓉 不過爸爸說過叩頭是野蠻——不文明的舉動

華 現在是叫你跪下，不是叩頭。

蓉 單只是跪下，唔——（剛要答應，繼而又想

）衣裳弄髒了媽會罵的。

云（拿了一個椅墊放地下）唔！跪在這個上面好了！

蓉（莽胆怯地跪下）

華 噯，不要忙啊！要等她追你兩步，你才跪下。

蓉（只好又站起來）

華 來啊！張瀟云，追！

云 （張追了兩步，鬍子掙下）

華 啊呀，我的鬍子……

云 不行，（拿了她的鬍子，自己掛上，作老人態）

華 我的女兒，你，啊。（惡狠狠地追過去）

啊！

華 （春吃驚，忙退，一個不小心，摔在墊子上

跌了一交，手中小貓叫）

華 （發現她手中貓，生氣）啊呀！你怎麼還抱

着貓！（跑過去，搶了貓，要往外丟，貓大

叫）這個鬼東西！

華 啊！你怎麼能够——？（趕快去奪了貓，抱

在懷裏）阿咪，阿咪，不要怕，呵，我在這

兒！（對華）你看，阿咪給你嚇壞了！我不

來了！

華 （氣）我叫你不要帶貓，你偏要帶，戲裏沒

有貓，用不着牠！

華 爲什麼？我喜歡牠，戲裏就不作與有貓嗎？

蓉 我不信！（抱貓，像對小孩似地撫摸牠）哦

，哦！阿咪！

華 不是不作興，是沒有！

蓉 ……那末加一個！

云 好了，好了！就加一個貓吧；反正不礙事的

。李秀華！

華 誰說？牠要叫的？

蓉 沒有阿咪，我不來。

云 不要緊，叫就讓它叫去，就算沒有聽見好

了！

華 （只好讓步）好吧！就帶阿咪——重來！

云 從那兒來起呢！

華 還是剛才追的那一段！

云 我做過了！現在請你自己上台。

華 沒有，還沒有到，下面是吃安眠藥自殺。

蓉 自殺？誰？

華 你！

蓉 （嚇得要逃）啊呀！不幹！

華 （拉着她）戲裏的，假的！

蓉 你剛才說要吃安眠藥。

華 做一個樣子。

蓉 假的就好！——怎麼做法呢？

華（從桌上拿了一個小玻璃瓶：遞給她）你拿着這隻小瓶，然後把裏面盛的藥片，拿出來數，一邊嘴裏說話。

蓉（怕，以手掩鼻）這是安眠藥片，不，是巧克力糖！

蓉（喜）那就好，——說什麼呢？

華（遞她一個紙條）這兒！

蓉（一看）太長了，我記不得！

華那末，你拿着唸。

云不記得回頭怎麼行？

蓉——

華（靈機一動）寫在手掌心裏。

云對了，像考數學寫公式一樣。

蓉那末我來寫。

華先唸一遍。

蓉（用讀書的腔調唸）『啊呀！這怎麼……怎麼……』（對華）下面是什麼？我看不見。

華『辦呢？』兩個字。

蓉『辦呢？我——』

華按着讀！

蓉『啊呀！這怎麼！怎麼辦呢？辦呢？』什麼？

華（糾正）

只要一個『辦呢！』

蓉好！就一個『辦呢！』……辦呢？我現在

『——太苦了，你自己讀吧！』

云頂好你自己做一遍大家看看。

華好！（正式）看着，這一段要演得悲，越悲

越好！要演得人家掉眼淚。

蓉怎末悲法？

華怎末悲法？這容易，只要調子越拖得長就越

悲，你聽！（做表情，每句做照所謂是演員

的唸台詞法，尾腔必拖）『啊呀！這怎麼辦呢？』

我現在成了一個孤零零的人了！爸爸要把

我趕出去，他罵我是不孝的女兒。他說我丟

了他的臉，我得馬上離開這個家。可是我到

哪兒去呢？到他那兒去嗎？他家裏是不會允

許的，留在家裏嗎？爸爸逼着我跟錢大少結

婚。天哪！我完了！我真是一個苦命的人啊！

怎麼辦呢？（拿起安眠藥瓶）死吧！瞧，

這兒有一瓶安眠藥！……」

蓉 你還是跟誰說話？

云 別打岔，讓她說下去！

華 （換原來聲調，對蓉）這叫獨白，隨便對誰說，戲上作興的。下面是——（看紙）這兒

有瓶安眠藥，吃了下去就會睡着再不醒來了。

（作倒安眠藥狀）一片，兩片，三片，四片，五片，六片……

那是巧克力糖。頂好吃的。

噓！

蓉 要是我甯願多吃兩片。

（她們的父親上，他是一個慈祥的老人，年約四十歲，看見她們在演戲，停步觀看。）

（體她一眼）我這麼年青就得死嗎？太早了。才十八歲。我總得再見他一次，跟他說個

清楚，他誤會了我，是爸爸要我嫁給錢大少，不是我願意的。我要等，等到明天。可是

爸爸就要趕我出去，錢大少就要來，——還是死吧！不，我先吃一點，等我醒來還可以

再看到他，一片，兩片，三片就是三片吧！

蓉 太多了，你吃了，我回頭沒有吃了！

華 那末——兩片。

蓉 頂好是一片！

華 好，就是一片！（作吃藥狀）啊！我就要死了，我親愛的——（倒地）

云 （擦淚）太慘了！

蓉 三姐。（跑過去，見三姐僵臥）三姐，（見她不答，大驚，）三姐，（哭）呀！

（華睡地，對父睜眼作勢，蓉哭）

（父親拍掌趨前）

父 （見蓉太傷心）够了，够了！

華 （一骨碌爬了起來）我沒有死！（大家笑）我才不死呢（得意地）爸爸，你全看見了？

父 看見了！（贊賞地）好極了，你可以成功一個名角。

云 這個結尾不好，我不歡喜。

華 你不知道，悲劇總是這樣兒，主角非死不可。下面是『打克牽記』，『打克牽記』，還有！

蓉 總是什麼『打克牽記』。

父 後來到底怎麼了？

華 後來她父親——喂，就是（指云）你發現了，去找了她的愛人——就是我來。

蓉 怎麼是你呢？

華 剛才我替你代演的，你忘記了嗎？我演的是你的愛人，（蓉點頭）後來我也就吃了安眠藥，那兒知道我一下倒下去，你就醒了。你發現我也服了毒，於是又吃了安眠藥一齊死了。

云 太慘了。

華 你不懂得，這才是悲劇。

云 爲什麼不可以讓他們團圓呢？

華 那變成了喜劇了，人家不歡喜看的。（對父）

父 爸爸，你說呢？

父 好，做下去！

蓉 等一下全做給你看！

父 不，現在就做！

蓉 人不齊。

父 戲裏有老頭子嗎？我來一個，我來一個。好極了，老伯，我正做不來，裏面的爸爸你

來做吧！

父 （笑）好！

華 來，來來！（當真拉了父親，給他掛鬚戴帽子化裝起來。正在要做）

蓉 （母親走出來，她是一個頗爲整潔的中年婦人，對子女嚴肅，但這種嚴肅却是由於愛子女的原故，她出身富家，唯缺乏知識。）媽，快看爸爸來演戲！

云 伯母！

母 （微帶責備地，對父）虧你這麼大了還跟她們孩子頑（回頭看了一眼）你們在這兒鬧得一塌糊塗，誰把椅墊放在地上的，拾起來，拾起來，啊呀！被單，檯布！簡直造反了！她們練習演戲用的。

父 （華將椅墊等物各各弄好）

母 （對父）去過了嗎？

蓉 （父沒有聽見，仍在注視她們）

母 媽，一個人自殺，你說好不好？

蓉 誰自盡？戲上的。

母 哦！

蓉 你來看我做一遍，像不像！

母 不，我沒有功夫。別處去頑去吧！瞧，糟塌得這個樣子。

蓉 到院子裏去，張鶴云，你看看我那隻小鴨，現在長得多大了。

母 到廂房裏去吧！外面下雪，地上濕得很！不要緊的，就一會兒！（她們下）

母 九叔在家嗎？

父 出去了。

母 那末，錢——

父 九爺是做不得主的，我在他們家裏等了好一會。

母 他們知道你出去做事了？

父 唔！

母 說什麼沒有？

父 自然說很好，這種時事能够找一個事做做總是好的。現在生活這末困難——

母 她又跟你哭窮來了？

父 他們也是難，幾個孩子讀書，就靠着田上收

的租。

母 他們還有田租可收，你呢？

父 （微笑）我不是找到一個事了嗎？

母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事！——你忘了在家裏閑了那末多年了。

父 這也是沒有法子！

母 爲了一兩百塊錢一個月的薪水，就得跑那末遠，現在連盤纏都沒有。

父 （安慰）『聊勝於無』正是這個意思。

母 你的好說，前次大舅母問起來，我還說大概有五六十塊錢一個月呢！

父 何必呢？一兩百塊錢也是人賺的。你對他們老實說了不好？

母 那多寒酸，這種小數目他們是不看，在眼裏的。我總要跟你爭點面子，閑在家好幾年了，

好不容易找到這末一個事。

父 有這末一個事總是好的，管人家怎麼說，回頭知道了不是更不好。大舅二舅他們還是暫時不要提起的好！

母 爲什麼？

父 提起來又是問東問西，還得來些錢行啦，辭別啦……這一套。

母 怎麼，你不打算辭行就走？

父 能免了最好。

母 你看，你這人就是這末不出透，難混得出去，將來總要弄得鬼都不上門。

父 這些繁文末節又有什麼意思，再說你們胡家人一向就對我不好感，我知道他們就總有些瞧不起我。

母 (難受地) 是的，你是被他們看得沒有出息，可是誰叫你這樣的呢？成天游手好閑，只曉得喝喝茶，談談天。再不然，就抱着一本書百事不管，呆望一整天。

父 喝茶談天看書又有什麼不對，總比他們抽煙打麻雀好點。

母 那是應酬，這樣才好賺大錢啊！

父 那，我寧願過得苦點，不賺大錢。

母 我不是要你做那些事，不過你也得常常想想，常打算打算！家境不好，阿華，阿蓉她們都大了，再說兩個大的……

父 我走後，你好好地照顧她們。要是她們自己沒有適當的人家——

母 要不是三不四的人家才好。終身大事。我們只有這四個女兒，將來老了還要依靠她們

父 (笑) 我看她們都很好。秀蓮品學兼不錯，學校裏的校長，同事都尊敬她。秀芬長得好

看，做事細心，雖然有點好裝飾，但是不能算不好。三女兒——

母 好了，够了，女兒總是自己好！

父 可不是？(笑) 你能說我們這幾個女兒不好嗎？

母 (只好說) 好，好，好！

(二人相對親愛地微笑)

(秀蓮從外面走進來，她是一個廿一歲的女郎，嫻淑、端莊，長得很漂亮。手裏夾着一堆課卷；面現憂傷之色。)

父 (慈愛地走了過去) 學堂裏沒課啦？

母 是，爸爸！(坐下，竭力使自己安靜)

父 我跟媽剛才正說着你呢！秀蓮，我走之後，

你要好好幫着媽照顧妹妹們。
是！

父 你最大，讀的書最多，而且現在已經走進社會，做一個小學教員了！以後你要更加努力，更加——

蓮 （忍耐不住內心的痛苦，低頭）

母 怎麼啦！大姑娘，爸爸跟你說話！

父 你要幫忙媽照顧妹妹，教導她們，指示她們！

蓮

（無法壓抑，淚盈眼）爸爸！（坐下）

父 （走到她前，面對着她）什麼事，告訴我，希蓮！

母

在外面受了什麼委屈了嗎？

父 講啊！

蓮 ……我……我……

父 什麼，你？

蓮 我辭職了。

（父母吃驚，蓮啜泣）

母 什麼，你為什麼辭職？全家就靠着你在外面

尋點錢。這怎麼成？

父 你做了什麼錯事嗎？

蓮 沒有，是他們錯！

父 全說給我聽！一絲一毫也不要瞞我，（蓮不語）你們的校長我認識，他不能這樣欺負一

個女孩，我去問他！（要走）

蓮 不，爸爸，你去是沒有用的。

父 為什麼？

蓮 你不知道詳細的情形。

母 叫你說給我們聽，你又不說！

蓮 這不關校長的事，他也是沒有辦法：董事逼着他做。

父 為什麼？

母 因為我罰了一個董事的兒子，他不好好上課，搗亂課堂，我給他罰站。這是我的錯嗎？

父 一點也沒有錯，希蓮！

母 就爲了這麼一點事就要辭職。

蓮 董事叫我道歉，我不肯，董事逼着校長，說是不道歉就得另外找人，校長對我說——他，

沒有辦法——

父 你就辭了職。

母

父

蓮

母

蓮 是！我爲什麼要讓他來辭我呢？

母 你發了瘋，你忘了現在全家就只有你一個人有職業了。……校長就一點不管嗎？

蓮 校長說了許多話。他倒是一個好人，他沒有主意，他看見我不道歉，很難受。

父 他有什麼難受。

蓮 他是同情我的！

父 這還像句話。

蓮 可是他也沒有辦法。最後我說，還是讓我辭職吧！

母 你怎麼可以這麼做呢？

父 這是對的，你做得好，『合則留，不合則去』。

母 『讀書人應該有點骨氣。』

母 虧你說得出，你還幫着她！現在事都弄掉了，難道喝西北風去，什麼骨氣不骨氣。我問你，骨氣多少錢一斤，骨氣可以當飯吃嗎？

——依我說，他不過叫你道歉，你就道歉一下好了，也不虧什麼本。再說，你就是不道歉，也不必辭職啊！

母 媽，你不知道，這是不行的。

母 有什麼不行？

父 你不辭職，難道要讓人家來辭你嗎？

母 不對，我是說你不辭，他們也不辭。

蓮 道歉我不幹。

母 好吧！就讓你道歉。

蓮 那就要辭職啊！

母 辭職？（恍然大悟）是這……這樣的，那你

馬上去找回辭職，去道歉。

父 秀蓮，不要聽你媽的話。（母親瞪他）你這一次做得很好。

蓮 真的嗎？爸爸！（父親點頭）我是失業了。

父 那不要緊，職業可以慢慢去找，現在爸爸已經找到了職業，你可以休息一下。

母 你還沒有去呢，倒先講在頭裏了。一兩百塊錢的事給你說得像個十萬八千似的。

蓮 爸爸，你明兒就走嗎？

父 唔！

母 盤纏還沒有呢！我看你還是再磨一磨吧！九叔不行，就去找三伯母。

父 還早呢！

母 不早了，兩家一坐，時候就不少了。

父 唉，這些親戚，有的還好，有的那副嘴臉真難看，好像我們借了就不還似的。

母 這也怪你平日少跟他們來往，『臨時抱佛脚』，這那兒行？

（這時秀蓮坐下改課本）

父 我要不是不得已，真不會去找他們。（對秀蓮）你在那兒做什麼？

蓮 改課卷。

母 事倒掉了還改什麼課卷？

蓮 這是那些孩子的，他們對我好。他們沒有錯，我還得把他改好送去，因為這是我的責任。

母 （不以爲然地搖頭）這種責任！

父 讓她去做！這是好脾氣！

母 好脾氣，好脾氣，你總有話說，這種寶貝好脾氣，有什麼用，都是你——

（櫃上鐘敲五下）

母 喂，你是去不去？五點鐘了，你聽沒有聽見？

父 還早呢？秀蓮，你聽我說——

母 五點鐘了！

父 （看看鐘）哦！真五點鐘了！（不得已站起來）我去跑一趟去！秀蓮，你不要氣餒。你沒有錯！（拿帽）

母 外面下雪，這頂帽子還是省省吧！

父 反正也快壞了，戴戴算了。

母 你就是這樣，看你出去見人新帽子在那兒？

父 （只好屈伏）好，不戴，不戴！

母 去吧！

父 又是下雪！（下）

母 瞧，你爸爸又不帶傘。

蓮 （在牆角裏拿了傘，追出去）爸爸，你的傘！

母 （稍停回來，坐下改課卷）

蓮 秀蓮，你們總是不大聽話，此刻你又掉了事，這一家五口生活怎麼辦？（愁苦地）唉！

（靜默）

蓮 爸爸是到那一家借錢去？

母 你三伯母家。

蓮 他們家，他們肯借嗎？

母

碰壁運氣看，你爸爸操在這個年底下出遠門，真是——唉！各樣要錢，結賬的要賬錢，出門要盤川錢，過年要零用錢，要是借不到那才糟。

蓮

三伯母向來就不大跟我們好。

母

這又有什麼法子呢！只有他們有錢，總算三伯還忘不了是親兄弟。

蓮

可是他是什麼事都依着太太的，我看爸爸這一趟恐怕又是空跑！

母

快別那樣說，但願借到才好，本來想着可以過一個快活年的，現在你——

蓮

（安慰她）媽，不用難受，過了年我一定會找到一個事，我已經托了人了。

母

靠得住嗎？

蓮

總有辦法的吧！

母

不，大姑娘，找事是難的，你看，爸爸東托人，西請人，才找到這末一個小事。一二百塊錢一個月還得跑跑末末。

蓮

爸爸年紀已經不小了。

母

我總希望一家能過幾天好日子，誰知道他剛

蓮

找到事你又丟了。

母

誰想得到呢！總是社會上人心不好。

蓮

不是那麼說，只怪你們脾氣不隨和——其實，你還是將就點，跟他們陪個不是就完了。

母

（痛苦地）媽！這不能够！

蓮

爲什麼呢？——家裏只有你一個人賺錢，爸爸的事情還不知道怎麼樣，像這樣東碰一鼻灰，西碰一鼻灰，連走得了走不了都難說得定！眼看就要過年，今年一年的賬不在少數。

母

米錢，柴錢，裁縫錢……

蓮

不要說了，媽。我知道，我知道……

母

原想你可以預支點下學期的薪水，現在你

蓮

（悲憤地）我是不該那末做的，可是我忍不下去，我不能對董事的兒子特別客氣，我不能讓他犯了校規一點不責罰。

母

隨他去好了，既然校長要那樣。

蓮

校長是不同的，要是我不責備吧，我怎麼教小孩子有品行呢？

母

不過你責備了他——